

陈元锋 著

北宋馆阁翰苑 与诗坛研究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中华书局

ZHONGHUA WENSHI XINKAN

本书系统地研究北宋馆阁与学士院制度，揭示制度文明中的政治与文化内涵。馆阁、翰苑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型政治家和文学家。本文考察北宋知识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从政方式及生活状态。

北宋诗坛，翰林学士主持风雅，馆阁文士翕然宗尚。本书考述淳化、景德、庆历、嘉祐、熙宁、元丰、元祐间几大馆职词臣诗人唱和群体的文学活动，展示北宋诗风传流变进程，分馆阁诗风的文化意风格型态。



中华文史新刊

北宋馆阁翰苑 与诗坛研究

陈元锋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陈元锋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4538-3

I. 北… II. 陈…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853 号

书 名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陈元锋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0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¼ 字数 255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538-3/K·1959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宋代馆阁之建置	13
一 馆阁之名称与创建	13
二 馆阁作为书库、直舍及修书所	16
第二章 宋代馆职的名实与任职	21
一 馆职、贴职、学士	21
二 馆职员数	25
三 职名沿革	27
崇文院校书官——馆阁职名——殿阁职名	
四 兼职与专职	32
五 崇文院与秘书省	36
第三章 宋代馆阁取人制度	42
一 入馆资格	42
二 荐试程序	45
荐举——试所——召试条例——等第	
三 召试内容	49
四 召试特例	52
第四章 宋代馆阁的政治职能	56
一 馆阁储材	56
二 从馆职到词臣	58
三 顾问议政	60

四	文辞与政事	61
五	贴职浮滥	63
第五章	学士院:“玉堂之署”,清华之地	70
一	学士院正名:学士院与翰林学士院	70
二	学士院别称	74
三	“玉堂之署”,天上仙境,清华之地	76
四	深严之地	77
	位置——铃索	
第六章	翰林学士之设置	81
一	代言之职:词臣渊源	81
二	学士员额	82
三	专职与兼职	84
第七章	翰林学士之职任	88
一	草麻锁院	88
	亲受秘旨——锁院——学士不草诏——“依 样画葫芦”——翰苑“四禁”	
二	王言之制:工作文体	93
	制敕体式——制诏风格:得体——制诏文 体:以骈为主——草词迟速——舛误失职	
三	论思献纳	100
四	宿直制度	102
五	权知贡举	107
六	乐语、致语与贴子词	108
第八章	翰林学士:“文学之极选”	116
一	天子私人:翰林学士之清切贵重	116
二	宰辅先路:学士大用	118
三	天子的座上宾:翰林学士之荣宠	120

	天子愿为词臣——翰苑“七盛”及其他——	
	翰苑题榜——天子请客——词臣贵于唐代，	
	学士优于宰执	
四	学士、学士院的“特权”	124
第九章	两制词臣的选拔迁除	129
一	两制词臣	129
	名称考辨：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内制出于外制	
二	词臣试除	134
	唐代试学士而不试舍人——宋代试知制诰	
	而不试学士——词臣与诗赋词科——不试	
	而除知制诰	
三	文学与德行	139
四	学士入院	140
五	附论：《翰林志》与《题名记》	142
第十章	“集贤院是吾家”：宋代馆职词臣的文化生活	146
一	“集贤院是吾家”：修书、校书的“职业”生活	146
二	孙何“暴富”	149
三	馆职燕闲狎戏	151
四	诙谐幽默的艺术气氛	152
第十一章	宋代馆职词臣的聚合游从	159
一	荐试馆职	160
二	入馆	161
三	聚食	162
四	钱会雅集	165
五	曝书会	167
六	宿直	169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七 修书·····	171
八 锁院·····	172
第十二章 北宋三馆两制的宴赏赋咏活动·····	177
一 唱和人物与场所·····	177
翰林学士——馆阁学士——唱和场所	
二 赏花钓鱼宴:盛世缩影 ·····	180
三 唱和形态·····	183
即席和进与次日来上——进诗——品题与 赏黜——求免与汲汲参与——宿构	
第十三章 北宋诗歌的“馆阁气象” ·····	189
一 承平景象与崇文气氛·····	190
盛世之音——清贵之气	
二 应制诗与宫词·····	192
王珪《宫词》百首——帖子词	
三 富贵语与富贵气象·····	194
“至宝丹”与“金腰带”——晏殊与富贵气象	
四 “升平格力”与“风流气味” ·····	196
皇宋“雅正”诗声——苏轼与“升平格 力”——元祐馆职学士的气节观——苏门学 士诗人群的“风流气味”	
第十四章 北宋馆职词臣诗人群体(上) ·····	206
一 淳化馆职词臣唱和:苏易简、李昉与《禁林燕 会集》·····	207
淳化馆职词臣概况——《禁林燕会集》—— 李昉、李至、苏易简与徐铉——王禹偁	
二 杨、刘风采,使人倾想:《西昆酬唱集》·····	211
真宗朝馆职词臣概况——《西昆酬唱 集》——杨亿与昆体	

三	庆历馆职词臣:从晏殊到欧阳修	215
	仁宗朝馆职词臣概况——庆历、嘉祐馆阁翰 苑得人——欧阳修与钱惟演——欧阳修、范 仲淹与晏殊——晏殊:西昆体之余脉——范 仲淹与馆职——欧阳修与庆历馆职	
四	欧阳修与嘉祐馆职词臣诗人群	225
	嘉祐馆职词臣概况——嘉祐馆职词臣得 人——欧阳修与嘉祐馆职词臣——嘉祐馆 职的文学色彩——嘉祐馆职词臣唱和:《礼 部唱和集》	
第十五章 北宋馆职词臣诗人群体(下)		234
五	熙宁、元丰间馆职词臣:王安石与馆阁改制	234
	熙、丰间馆职词臣概况——从欧阳修到王安 石——断层现象:词臣无文,贴职浮滥	
六	苏轼与元祐学士诗人群	242
	元祐、元符馆职词臣概况——元祐馆职再 盛——苏门“四学士”及其他——苏轼的结 盟意识——苏轼馆职学士文人群的文学色 彩——元祐名士雅集——元祐党争与馆职 命运——元祐断层:馆职不职,词令不振	
七	政和、宣和间馆职词臣	259
第十六章 词臣主盟及北宋文风与诗风的交会		266
一	词臣为学者宗师	267
	词臣以文章为职业——翰林学士知贡举与 荐试馆职	
二	“贞元、元和风格”的内涵	270
三	元、白才名与白体之盛	272
四	樊南四六与西昆体之命运	276

五 韩文的发现与诗文革新·····	281
附 录·····	290
一 北宋馆职简表之一(召试) ·····	291
二 北宋馆职简表之二(特恩除职) ·····	303
参考文献·····	343
后记·····	349



引 言

馆阁、翰苑制度，肇于唐而盛于宋。唐初设弘文馆（昭文馆）、史馆，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设集贤院，开元二十六（738）年设学士院，为文人政治格局的形成搭建了基础性的构架。宋廷实行右文崇儒的基本国策，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在唐代文馆的基础上，继续开设并扩大三馆秘阁，任用文学高科充任馆职，以兴文教、聚图书、储人材，进而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由两制拔擢宰辅。宋代公卿名相及文学大家多由馆职出身，因此，馆阁洵为仕宦之初阶，文臣之渊薮，词臣则为宰辅之先路，馆职、词臣堪称名副其实的知识精英阶层，文学之高选。

宋代馆阁与翰苑的创建与发展，是宋代君主崇尚文治的产物。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真宗召见修书学士时，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曰：“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指真宗）稽古好文。”^①恰当地概括了宋初三帝的作用。就馆阁建设而言，太祖建国，尚处草创阶段；太宗、真宗两朝是馆阁制度进一步确立完善的鼎盛阶段；仁宗朝在继续繁荣的同时，渐呈浮滥之态势，可称赓续阶段；神宗朝则着力于对前朝积弊进行改革，此为改制阶段。元祐以后至北宋末，馆阁几经更革，馆职屡经罢复，可称调整阶段。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宋太祖作为一位靠兵权登基的开国君主,起初带有明显的鄙薄词臣与文章的倾向。《涑水纪闻》卷一载:“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太祖对后周旧臣陶谷的使用就显示了他对文词之士的某些偏见。陶谷人品不足道,“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置于翰苑”。陶谷自建隆元年(960)至开宝三年(970)任翰林学士,长达十年而不入两府,然而“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太祖利用其词章,却又贬抑学士赖以安身立命的文章。他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②《续湘山野录》亦记此事:“国初文章,惟陶尚书谷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宋太祖的这种成见还曾以另一种调侃的口吻流露出来。他曾在私宴上当着近臣“夸赞”南唐后主李煜“好一个翰林学士”^③!隐然将翰林学士视为沉溺文辞的纯粹文士,言词里充满了鄙夷。总的来说,在太祖朝,翰林学士的地位的确并不显赫。这突出表现在,由文词出身的翰林学士罕有致身宰辅者。《石林燕语》卷七云:“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为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但据《学士年表》,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960—976)翰林学士为陶谷、窦俨、王著、李昉、扈蒙、窦仪、欧阳迥、卢多逊、张澹九人,十六年间进入两府者,只有卢多逊一人。卢于开宝六年(973)九月以翰林学士、兵部员外郎迁中书舍人除参知政事,后来卢多逊与李昉相继入相,且李昉两度入相,却已在太宗即位之后。这显然远远低于“十之六七”的比例。陶谷曾作《题玉堂壁》诗自嘲道:“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颇为典型地刻画了宋初翰林学士的

尴尬处境。当然,宋太祖作为一个有谋略有远见的政治家,其后
在文臣影响下也转而提倡大臣读书,并确立了“宰相须用读书
人”^④的观念,还利用五代梁汴京三馆旧址,“首辟儒馆以育人
材”^⑤。但限于财力、物力,一切都只能因陋就简。

宋太宗、真宗、仁宗都以好文之主著称,崇奖儒学,优遇馆
职、词臣,为宋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太宗皇帝待遇三馆特
厚”^⑥,对翰林学士“待若宾友”^⑦;“真宗礼遇词臣厚矣”^⑧。太
宗朝李昉、苏易简、王禹偁,真宗朝杨亿、钱惟演、刘筠、晏殊,继
之以仁宗朝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是北宋前期著名馆职、词
臣。赋咏唱和在北宋三朝成为馆阁翰苑经常性的艺术活动,以
“西昆体”为主要标志,诗坛形成一种以典雅丰赡为风格特征的
“馆阁气象”。元祐初,苏轼入翰苑,同时著名诗人入馆阁者尤
多,清雅绝俗的“风流气味”超迈升平富贵的盛世气象而独标士
林。以欧阳修为首的“嘉祐名士”与以苏轼主盟的“元祐名士”
是宋代文学史上前后辉映的两个馆职学士文人集团,馆职词臣
综合素质极高,共同构成北宋中叶的文学繁荣景象。熙宁、元丰
之间,改馆阁召试诗赋为试策论乃至取消召试,改馆职寄禄官为
职事官,并崇文院入秘书省。王安石重吏事轻文辞与神宗“去
华务实”的思想倾向^⑨,对馆阁改制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导致馆
职的文学色彩日益淡薄,熙宁以来,特别是政和、宣和期间,贴职
浮滥、馆职素质低劣及词臣无学、无文的现象极为突出,造成文
化学术与文学发展的断层。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发生火灾,大火延及崇
文院及秘阁,焚烧殆尽。但旋即着手恢复,至天圣九年(1031)
十一月,重修崇文院成。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新建秘书省。
崇文院与秘书省在北宋极尽其繁华,御笔题额,车驾临幸,宸翰
挥洒,君臣赓和,几多盛事。但一代典章文物却难逃女真族的掠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夺与蹂躏。靖康之变,是国家灾难,也是民族文化灾难。史载:“靖康二年正月庚戌,都人又各率钱启祝圣回銮,祈晴道场,昼夜不绝,遣鸿胪卿康执、权秘书省校书郎刘方邵、国子博士熊彦诗等押监书及道释经板并馆阁图籍纳虏营。”^⑩“靖康二年四月辛酉,金营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营中遗物甚多。令户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称是,秘阁图书狼藉泥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⑪馆阁的荣损系于国运的盛衰,煌煌“斯文”之盛就这样惨遭厄运,令人痛何如之!馆阁的再度恢复,已是南宋王朝建立以后的事情了。

二

韩愈《送郑十校理序》云:“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别置校讎官,曰学士,曰校理,常以宠宰相为大学士。其他学士皆达官也,校理则用天下之名能文学者,苟在选,不计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贤之书盛集,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书日益多,官日益重。”^⑫这里所说的是唐代三馆之一——集贤殿(即集贤院的前身)的大体情况。集贤院大学士为宰相带职,其他学士亦皆为达官所兼,校理则是校书官,由文学之士担任。学士被唐人视为美职,校理亦为唐人所重。

与唐代文馆翰苑相比,宋代馆阁与学士院制度更加完善,政治与文化功能尤为突出,表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宋代君王稽古好文,优礼文臣,因此馆职、词臣地位更高,成为文学之高选,倍极儒墨之荣。唐代文馆学士多为兼职,且带有浓厚的文学侍从色彩,而宋代则把馆阁作为储材、育

材的独立机构。《麟台故事》卷三“选任”云：“国初既已削平僭乱，海宇为一，于是圣主恩与天下，涵泳休息，崇儒论道，以享太平之功。时三馆之士固已异于常僚，其后简用益高，故恩礼益异，以至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塗出。至元丰改官制，易崇文院为秘书省，自正字以上虽同职事官，然选任之意尚仿祖宗故事。”宋人以为：“祖宗更五代之弊，设文馆以待四方之士，而卿相率由此进，故号令风采，不减汉唐。”^⑬至于作为“代言之职”的词臣，唐代起初仍以中书舍人为重，其后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常以修书学士的身份参与内廷文书的起草，但带有随机性。唐玄宗开元前期的翰林供奉，是以辞艺随侍左右的“天子私臣”。《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载：兴元元年（784），“翰林学士陆贽奏曰：‘学士私臣，元宗初，待诏内廷，止于应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物议是之。”开元年间学士院的设立，特别是唐代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才逐渐摆脱附庸地位，参与内廷决策，成为皇帝倚重的“内相”，并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外诏敕诰命。至宋代，翰林学士已成为中央首席词臣，倍极荣宠，乃至宋太宗都赞叹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⑭太宗还御书“玉堂之署”四字赐翰林学士苏易简，令易简颇感优越：“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⑮钱惟演《金坡遗事》序云：“人间之官，无贵于学士，虽贵极三旌，有所不迨。”^⑯欧阳修《论学士不可令中书差除札子》亦云：“臣伏思翰林之职，重于唐世，乃是天子亲信，朝夕谋议内助之臣，当时号为内相。”宋代流传的《馆阁望为学士诗》与《学士望入两府诗》^⑰，以及“宁登瀛，不为卿；宁抱策，不为监”^⑱的谚语，真实反映了宋代士人企羡馆职、学士职位的心态。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第二,所谓馆阁储材,这一制度的精华部分在于选拔培养那些精通文章、学术的专门人才。宋代形成一套遴选词臣的完整机制,即从进士高科中召试馆职,以整理文献的方式储备人才,然后经史馆修撰或修起居注,再召试知制造,其优者进入朝廷中枢秘书机构——翰林学士院,而由学士进入两府任职者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云:“臣窃以馆阁之职,号为育材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馆阁者,辅相养材之地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自陛下即位以来,所用两府大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于馆阁,此其验也。”^①《石林燕语》说祖宗朝翰林学士“登二府者,十常六七”。《玉堂杂记》卷下提及南宋情况:“上(宋孝宗)自登极,至今将二十年,正除翰苑才七八人,皆登二府。”宋代名臣贤相多出于馆阁翰苑,馆阁翰苑为宋代文人凭借文章才华参政议政提供了仕进荣显的通途,故苏轼云:“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②从取士育才的高度将馆阁(册府)与制举并举,且以“首冠”、“最高”称之,可见其重要性。因此,从选拔、涵养知识才俊的意义上看,馆阁制度不啻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延伸或补充,它有效地为宋朝廷聚集、储备了一支高素质的文官队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

第三,进士、制科是馆阁取人的主要来源,进士入馆及馆职迁除词臣均须经学士院或舍人院考试,考试的主要内容大体与礼部进士试相当,以诗赋文章、词采学术为主。晁迈《纪谈录》(《说郛》本)云:“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第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欧阳修云:“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

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②这使馆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高选,馆阁翰苑为一支学者化、文官化的作家队伍提供了绵绵不断的优秀人材。

第四,盛世修书,最著名的北宋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是太宗、真宗两朝由两制词臣与三馆学士为主集体完成的。馆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聚书、修书,显示了宋廷“修文”的辉煌业绩。馆阁藏书浩博,学者易得书籍,文人精神生活丰富。馆阁作为国家文化机构,具有文艺与学术“沙龙”的职能,它为文人才士提供了一处聚合游从表现才艺智慧的精神乐园,馆阁中人“人人力道术,究艺文”^③,文坛学术气氛浓厚,由此形成宋诗的学人品格和人文气象。

第五,宋代馆阁进一步发扬了“燕公流风”,即张说开元年间主持集贤院时所倡导的那种宰辅大臣与文馆学士之间纯粹道义上的平等和谐关系。翰林学士在内阁专文翰之任,且权知贡举,为天下文士之冠。馆职与词臣常有道义僚友之交,因宿直、锁院、宴游、钱会、修书、曝书、贡举等机缘而简牍往还,诗篇唱酬,形成若干以翰林学士为盟主、以馆职为主体的唱和群体或作家集团,影响一时风尚,使宋代文学发展呈现明显的集团性、阶段性趋向。北宋主要文学流派、思潮也多形成于馆阁翰苑的特殊文化环境中。

第六,翰林学士作为学者宗师,以词命为职业,其中不乏诗文兼擅、文词与学术并重的大家。朝廷在任命两制词臣时,也往往赋予他们扭转文风、引领士流的使命,如王禹偁、杨亿、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翰林学士皆是堪当此任的文坛领袖。他们都曾处在北宋文学发展演变的关键阶段,在典掌诰命的同时,也倡导和实践着文章与诗歌的变革。他们通常备有两副笔墨,视草编修之暇,研味切磋,游从唱和,追摹元白诏诰的两制词臣选择

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了白体诗,喜爱樊南四六的学士馆职开创了西昆体,鄙薄浮华时文的文坛盟主则倡导了诗文的全面革新。这使诗与文两种文体在北宋时期呈大体上同步转轨、风气交会的发展态势。

三

唐宋时期均有专书记录馆阁翰苑制度与故事,见于一般笔记小说的零散记载就更多。唐代重要的有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均收入宋洪遵所编《翰苑群书》。北宋时期,现存苏易简《续翰林志》及其子苏耆《次续翰林志》。南宋则有程俱《麟台故事》、陈騤《南宋馆阁录》及佚名所撰《续录》、周必大《玉堂杂记》、洪遵《翰苑遗事》及佚名《学士年表》与《翰苑题名》。见于著录而亡佚的尚多,如钱惟演《金坡遗事》三卷^②,晁迥《别书金坡遗事》一卷^③,李宗谔《翰林杂记》一卷^④,宋匪躬《中兴馆阁录》五卷,罗畸畴《蓬山志》五卷,吴淑《秘阁雅谈》五卷^⑤,等等。此外,唐李肇曾任翰林学士,宋苏易简曾任学士承旨,分别撰写了《翰林志》、《续翰林志》。蔡京《延福宫曲宴记》记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宋徽宗宴宰执亲王,学士承旨李邦彦与学士宇文粹中预宴,极尽奢华艳丽。徽宗问:“《翰林志》谁修?”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彦。”徽宗顾邦彦曰:“好,《翰林志》可以尽载此事。此卿等荣遇。”^⑥可知翰林学士或学士承旨编修《翰林志》是一项制度,由此可以推测,《翰林志》作为学士院基本文献,仅此一书历朝亡佚的材料当也不在少数。

上述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文学史料,近年来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献方面,张富祥点校的《南宋馆阁录》、《续